

民间纪事

小满未满

♣ 阿若

太阳明晃晃地炫耀,天气火辣得很。比天气更火辣的是阿贵最近的脾气。

阿贵挽着裤管,踩在河沟里,指挥着儿子扶泥拦水,脸色黝黑,像憋着一股火随时待发,汗水不按规矩地胡乱游走。

好多天不下雨,刚栽下秧苗的堰塘又快见底。太阳无时无刻不在喝堰塘里的水。无奈的阿贵只得又把抽水机搬出来。说是搬,其实是抬,和他已成年的儿子抬往河沟。儿子毕业后在家搞直播,阿贵也弄不明白网络是怎么一回事,只在农忙时叫儿子给他打个下手帮个忙。

河沟里的水也不多了,渐渐断流。父子俩选了河道窄处立起的一道拦水坝。儿子比他高出大半个头。但身高似乎不能代表什么,他得忍受这个脾气暴躁的父亲絮絮地唠叨,就像忍受此时火辣阳光的暴晒一样。

积小流以成江海,不是文学的夸张,就是年深日久不断的积累。阿贵哪有这个耐心,田里的秧苗也没有这个耐心。涓涓不断,让拦坝前的水面越来越宽。阿贵面容稍许舒展,天上浮云一般来去自由。他和儿子迅即刨了一个坑,将抽水机泵头埋进去,调试好机器,加水灌注,摁上电源。水管从下往上鼓胀起来,水顺势往高处走。堰塘在梯田的最高处,水得爬一会儿。让儿子看着机器,阿贵自己则顺着水管向堰塘方向走。从下往上看,蓝天白云飘啊飘,感觉他是踩着水管往天上去。

我和阿贵是发小,关系如同手足兄弟。在我们还小的时候,也有过大旱发生,父辈们脸上也是愁云密布。在那个物质贫瘠的年代,抗旱是乡村关系生活乃至生命的一件大事。看见父辈站在木架水车上车水排灌,似乎并不吃力,我和阿贵兴冲冲地跃跃欲试。待大人们下来休息,我和阿贵奋力爬上水车,握住横把,学着大人左右轮番蹬踏板,才发觉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俩才转上来一点点水。云烟过眼,阿贵现在用的机器体积不大,管子轻便,搬一下电源开关就可以通电抽水。那次车水一直留存记忆里,可童年如纸揉碎了光阴。

水管里冒出白花花的水,颜色跟白花花的阳光一样。伸手到水管前摸了摸水,有些冰凉,却像一股热流涌进阿贵胸膛。他脸上的愁容散淡了些。水的响声惊动了堰塘里的鱼,是阿贵年前扔进去的鱼苗,如今已有巴掌大小。插秧之前,阿贵在堰塘中央掏了一个较深的坑,让鱼可以集中在一块,既不影响插秧种稻,也不影响鱼儿生长。待收割稻子之后,还可以吃稻花鱼。他早就约了我,说到时一起去抓鱼。他知道我从小就最爱抓鱼。

水一层一层地漾上来,滋润着即将干涸的堰塘,也滋润着着阿贵的心田。阿贵放心地看了看水,带着我朝山坡上走去。玉米苗大多已长有半人高,得优强者,与人平齐。

昨天刚浇过的地,今天大太阳一晒,又干渴了。本来应该在两行玉米之间打荅沟了的,稍微晾晒几天,就可以栽上红薯。但天气太早,怕掏沟以后,水分流失过快,旁边的玉米苗因此干枯洒死。只有等等再掏沟。

当年的发小已经变成农业“老把式”,对天气与庄稼种植习性心中敞亮。和我一样,阿贵额头从小也有明显的皱纹沟壑,不知道童年的我们有什么忧愁和焦虑?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阿贵心里焦虑的是雨,而我心里想的是云。乡村的风似乎比城里的风更苍劲,我的皱纹多少熨平了些,而阿贵的皱纹被岁月犁铧耕得更深了。有时我看着我额头,像是看到一本厚厚的传记,或者是一块无字碑。有时,我还会想起《活着》里的福贵,虽然他们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当然,他比福贵幸运得多。他俩之间有无勾连,我不知道。但我总会不自然地想到福贵。

原来满山满坡或青翠或金黄的小麦,如今已不见踪影。问阿贵为何没人种?

阿贵叹了口气,说:大家不种我也没法种啊。如果种了,鸟雀围着我一家的麦子吃,还能给你剩下多少呢。

“小满不满,芒种不管”。干旱这么多天了,如果老天还下雨的话,玉米、秧苗都会受到影响。缺苗少苗要及时补种,如果拖到芒种时节,再补种也没有啥意义,注定要减收减产,甚至成为灾年。

我掏出手机,仔细查看了最近的天气。喜滋滋地告诉他,过两天就有一个降温、降雨过程。

但愿老天开眼,下点雨吧。语气里,阿贵还是一颗心悬着。

雨水之盈,盈而不溢,谓之小满。这个最有深意最具智慧的节气,既有成长的期待,也有满心的盼望。枇杷黄了,杏子肥了,雨呢?

夕阳西下,阿贵和儿子正在拆卸抽水机。堰塘里的水已淹到秧苗尖,足可抵御几天的旱情。灶房里飘出豆瓣鲫鱼的香味,阿贵可能会喝二两,然后昏昏睡去。

梦里有什么?“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李商隐思念远方的人,而阿贵盼望的是檐前的雨。

西江月

小满抒怀

♣ 弦人

未满方知远行,
微盈还觉风清。
天时顺序早迎迓,
三候无声随更。

最盼人间喜境,
且看虚谷丰盈。
从来物壮必趋顺,
小得终成天幸。

灯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丁下漫笔

历史纵向的视野里,河流的发祥与战争、经济、文明有着神奇的联系。先秦时期,群雄逐鹿中原。公元前204年,楚汉双方在荥阳(今河南郑州)激战,项羽因粮草短缺被迫与刘邦议和,约定以鸿沟为界,划分势力范围。忙于战争的楚雄汉霸,并没有在意鸿沟的忧伤,最终因黄河改道等原因淤塞消失。贾鲁河在干涸中泪湿青衫,坐在历史的褶皱中,等来了隋唐水利的复兴。

历史跨入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3月,隋帝杨广举全国之力开凿运河。把自然河流串联沟通起来,通济渠、永济渠征服自然屏障,将黄河、淮河、长江等水系紧密地联系起来,把中国文明推进“运河文明”时代。

贾鲁河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即汴河的故道之一,其上游为隋炀帝开通的通济渠,是隋唐时期南北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洛阳与余杭今杭州。贾鲁河作为其分支,承担了重要的漕运功能,沟通黄淮水系,促进了中原与江南的经济文化交流,其支流双泊河与贾鲁河交汇处的祥云湖,是当时重要的水利枢纽。

北宋时期,东京汴梁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迎来了贾鲁河的高光时代。宋代刘宰《运河行》这样描绘:“运河岸,丁夫荷锄声缭乱。红莲幕府谁献言,运河泄水由函管。”张耒端的《清明上河图》大约就是反映这一时期的市井生活。“天下利害,系于水为深”,得水系者得天

下。作为重要的漕运通道,联通着京杭大运河,往来船只满载着南方的丝绸、瓷器、大米等物资,逆流北上,停靠在朱仙镇。那时的朱仙镇,因贾鲁河而繁荣,成为“南船北车”的转运处和货物集散地,与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列为“中国四大名镇”。

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现为世界文化遗产,贾鲁河作为其故道,是隋唐大运河的直接延续,兼具航运、生态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古代漕运的辉煌,其名称与功能演变与运河文明紧密相连。

蒙古马路踏过燕山,中国政治文化中心无可阻挡地离开了黄河流域,而作为王朝脐带的大运河,就跟着旋转了它的流向方向,衰落成一袭龙骨,隐藏于中州大地。黄河泥沙塞满故道,贾鲁河孤独地流淌着它的悲伤和思念。

他来了,从历史的沧桑里走来,元朝水利学家贾鲁奉命治理黄河。他主张“河必当治”,制订了“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的方案,疏挖汴河、蔡河故道,从新密市苗集引水,连通荥泽之水与须河、索河等河流,并在朱仙镇与汴河、蔡河故道连通,形成了一条新河,后人感念他的功绩,将这条河命名为贾鲁河。

贾鲁的治理,不仅平息了黄河水患,还复兴了开封一带的漕运,为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谓功于当代,泽被千秋。

“谁能辛苦运河里,夜与商人争往还。”昔

知味

在人间烟火里打捞

♣ 龙建雄

向来喜欢读汪曾祺和梁实秋的闲情小文,特别是谈吃的一些文章,每回读到精妙细致描写时,便觉舌底生津。闲时也下厨,肯定不及二老厨艺精湛,但湖南小炒肉之类还是整得服服帖帖。偶有动笔,在电脑上敲下或长或短的文字,无非是柴米油盐的勾当,假装风雅,附庸也罢,欢心便好。

汪曾祺写食,淡笔藏真味,如江南细雨润物无声,寻常食材亦见真性情。梁实秋谈吃,文白间透雅趣,似老茶客闲话京华旧事,一盞一箸皆成典故。两位前辈笔墨皆淡而不薄,字里行间浮动着清人袁枚《随园食单》,以及李渔《闲情偶寄》的余韵。

喜欢称好友谭旭日叫“谭胖子”,他在厨房里亲手做“擂辣椒”。辣椒的炆,大蒜的辛,皮蛋的鲜,生抽的咸,麻油的香,伴随着他肥嘟嘟脸蛋的晃动,实木捣槌一下一下碾压、捣碎,不大一会儿工夫间,一道集色、香、味于一体的湖南凉菜,以其独特的风味、丰富的层次呈现于搪钵里,令一众文友赞不绝口。谭胖子私下传授我,写作与炒菜都是“打捞术”,在沸腾的人间烟火里,捞起岁月沉淀的一粒粒珍珠。

这些年写作,我总感觉自己驾驭不了纯文学性的文字,一城一树,一山一草,一江一湖,一言一情,包括童年场景里的种种画面,比如稻草堆上的月光、雨后田园的泥鳅、煤油灯下的母亲……这些看似千篇一律的意象,实藏着人类共有的精神胎记。稍有遗憾的是,这些方面我写得很少,所见所得所悟的哲思随笔随笔比较多。

“好厨师要有十八般武艺,好作家要能下笔千钧重。”谭胖子系着围裙端来一份菜上桌,他接着说,童年记忆是每个作家第一口“铁锅”,经年累月养出“油膜”,既炒得动阳春白雪的雅致,也容得下乡里人原生态的粗糙;他回家乡一个叫沙洲的村落,发现那里的菜就是小时候的“复制版”,感动让他一发不可收拾,整整100篇美食文章成为刚刚结集出版的新书,单是一个凉拌系列就有16篇。我问,同一个“凉拌”何以区别?他说,主菜不同,用料不同,腌制不同,用量不同,耗时不同,太多不同,怎可能一个味道?要说相同,只有“凉拌”本身。

日云帆高张、百舸竞流的运河时代,被更为快捷的现代交通所替代。古镇、古桥、古渡口,每一处遗迹遗存的旧去处,残存的脚印叩响了贾鲁河船帆的铿锵,青石板的褶皱里浸透着历史的记忆。

行走在贾鲁河畔,历代王朝的声音在鸣水溅溅中浮沉。荷花水韵,芦苇漪漪,一河两岸,草坪绿茵,这里早已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白鹭、天鹅以及叫不上名字的水鸟,成为贾鲁河滩涂上新居民。

但运河没有走远,这条城市文明给养的脐带正紫绕着城市的发展,不断输送新的营养。不竭的水韵,灵动的气脉,永远滋润着大河之南的不朽名城。

用一种新的文化视野观照它的千年流淌,贾鲁河的涟漪正凝望着黄河的汹涌澎湃、大开大阖,呈现出一种温和的叙说方式。

我从贾鲁河郑州段漫溯,半河水韵,弹奏了一城故事,高楼林立的隙缝中,贾鲁河穿城而过,清澈与清欢洋溢了宜人宜居的幸福与安适。

郑州的旖旎风光以优雅的气质和磅礴的雋伟与贾鲁河珠联璧合,掬一捧运河水,饱含历史的古韵福祉、大道大美,在富有张力、富有节奏的霓虹闪耀中,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呈现出城市文明的生成、发展以及丰富的文化动感,呈现出思辨历史的思想美感。无疑,这将是一场美好的选择。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汪、梁二老文字的浸润,旭日兄悉心教导的良方,我忽然悟到,做菜要掌握火候,写作要把握分寸,无论做什么菜系,写什么内容体裁,要学会在字里行间调味,做到平衡不出格,该咸处不吝啬,该淡时不贪多。

一个周末,上大学的女儿回家,妹妹子来广州参加营养师国考,我自然要搞好伙食保障。腌制去腥的金鲳鱼划刀,锅中沸水放几滴油、小勺盐、两片姜、一根葱,放鱼煮一分钟,关火焖十分钟,取出鱼置于碟中,放上姜丝葱花,浇少许热油,淋生抽做点缀;豆腐猪肉末、仔姜丝爆炒牛肉用两套不同蜡烛加热餐具盛装,提升餐桌上的视觉感,增加私房菜的韵味;香椿煎鸡蛋,保持圆锅的形状,特意用圆形菜碟来搭配……女儿夸奖,爸爸可以做厨师;妹妹子则说,姐夫平常写作,也做一手好菜,这是汪曾祺式的生活美学呀!

得到赞誉,心有窃喜。如今觉得,写文章真的如同做一道道家常菜。去市场亲自挑选最新鲜的食材,回来后细细择洗,该切丝的切丝,该剁块的剁块,生熟分离,分类备用;下锅时掌握火候,起锅前尝尝咸淡。写出来的文字要像刚出锅的小菜,带着锅气,冒着热气,例如你写家乡的嗦粉,笔尖便要沾满碎肉与葱花的香气;你写湘菜的味道,字里就要迸溅出家味、时味、鲜味、辣味、人情味的底气来。现在的我明白,好文章不必远求,就在这人间烟火里打捞。

写作与做菜,说到底都是将生活熬出滋味的手艺,书桌和灶台之间,确有一理相通之处。庖厨之中,火候稍差则味失;文章之道,分寸略过则神散。我试着将每道想吃的菜细细烹制,择料、刀工、火候,步步不苟且;又将每篇想写的文章慢慢琢磨,炼字、裁句、谋篇,处处不放松,久而久之,方知两者皆以心血灌溉。菜中百味,无非酸甜苦辣咸;文中万象,不外喜怒哀乐愁。凡用心处,麻婆豆腐亦可成珍馐;用情深时,故意多添一句废话也好似锦上添花。

在人间烟火气中细细打捞,寻美食,觅文字,看似风马牛,实则殊途同归。炊烟终将会散入星空,但总有人守着灶火,在人间烟火里打捞散落的星辰。这些文字,便是我的星辰。

经见过的黎瓦灰墙旧家具的老屋,依旧在眼前,触手可及。左边两间茅舍,换上了灰红相间的瓦顶,最有韵味是这灰红相间的瓦,留住着张家人早年在山外背砖背瓦起房盖屋的旧光景。那垛乱石屋已有路可上,崖侧那棵活过六百多年的老榔榆和那棵与它个头儿差不多的黄桷树,祖孙一样守着绕山进院的通道,不知疲倦地在风中絮语寒暄。

小筑的地势有点儿的局促,且掩在山林深处,只有节庆日的红灯笼能亮到好远,如同大山的心脏。小筑建筑面积不大,却有广超自创的春联、楹联点睛,无意间境开阔。素木门楣,青砖院墙,恰到好处地镶嵌着“渔读耕樵”“溪山行旅图”“梅兰竹菊”“百子百福”等砖雕,映着清清莲池,与披藤山树相呼应,让人心空、心闲、心静……

小筑不小,马鞍山四季变幻的山色是它的画屏,想马河湍雪走石的响动是它的背景音乐。门前坡下,潭水澄碧,有鱼有虾,有日新繁华却因不曾过度商业化而纯朴的岸上人家。白草垛、大槲岭、桦皮湾、石滚坪、阎王饼瀑布、天井瀑布、轿桥山,一线峡……深山散居户稀少了,但这些山水景致仍在近旁,闲步可达。

金兰小筑不是农家乐,它只是现代人偶尔对狩猎耕读岁月的一点念想,是一个都市人偶来歇息、清心养性的地方。我喜欢这个地方,胜过天下闻名的苏州园林。

人与自然

山水养正气

♣ 曲令敏

是他的忘年交王广超。

广超是豫东人,跟随参加焦枝铁路建设留在平顶山的父亲来到小城,落地生根,成了家,立了业。有一天,他来这里看山水,下山时偶一回头,发现了这个山坡上的人家儿,目光一下子被吸引住,这个地方怎么这么亲切,这么熟悉呢?情不自禁地转身上山,和老人拉起了家常,就像前世亲人,越说越亲。听闻方圆的山民都迁到山下去了,老人家的孩子们也在山下建房成家,这所旧宅没人守,很快就像别处一样,要变成废墟了。老人眼中浓浓的不舍,让人心疼……

于是有了后来的故事,有了王广超和张姓兄弟的义结金兰,有了与山林山风混为一体的金兰小筑。

2012年老人生长眠在小院东侧,和大山一体,守着日升月落的山间四季,守着日子日益兴旺的子孙和乡亲们,当然还有不时来这里小住的异性亲人。